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十七

明鄒楊守陳鑣川撰

桂坊稿

毛宗吉傳

毛宗吉餘姚人也名吉自少攻文學尚氣義言論侃侃不少屈舉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嚴明廉鯁訊囚多立驗權貴無敢撓之苞苴雖半蹄一縷必峻卻山東人有居京者女歸婿反目令女逸匿之山東因誣婿殺其女權嬖右之婿誣伏坐死獄疑當讞已更數司閼數歲

適宗吉讞得其情密訪女獲之婿乃免一部推服京城
姦民有晝竊人家貨賄謾途人翦其囊者謬呼小李宗
吉捕得其魁筆死之其黨稍戢錦衣衛卒迫百司鈎摭
傳致書片楮以聞輒報可至有被誣坐族著公卿皆重
足待之干請必徇然或犯罪列入廣東司莫敢孰何宗
吉獨法治之如他犯指揮門達怙寵擅威福能死生人
在俄頃百官遇之途皆躍馬避恐後宗吉獨與舉鞭抗
揖於是皆銜之憤其過百方無所獲一日宗吉以病失
朝下錦衣獄衛卒羣吠脅之宗吉徐曰有國法在爾曹

柰我何達聞益怒嗾健卒掄巨梃梃之見骨幾死猶行
行自得療數月方愈人語之盍少貶徇俗宗吉笑不應
復職一如故輿論賢之名聲籍甚陞廣東按察司僉事
分巡潮惠二府黜墨吏摧彊宗殄海寇民用寧輯期滿
代還民乞更巡一載從之劇賊楊輝據程鄉縣之寶龍
峒其黨曾玉謝瑩分據石坑龍歸二峒四出剽虜刻期
攻縣治宗吉曰先人能奪人之心亟調官軍集民壯僅
七百人倍道馳至石坑賊三千人出拒宗吉定計令兵
佯退以致之賊躍而進乃督兵殊死戰良久麾伏兵起

遂克之縛曾玉明日乘勝破龍歸擒謝瑩又明日攻寶龍賊伏山上篁竹間發弩矢我軍阻深谷弗克進宗吉乃簡敢死士百人人懷十石子從閒道攀蘿陟篁竹後投石子亂擊之楊輝殪餘眾驚潰凡破三峒斬首五百級俘六千人獲白金八千餘兩他物稱是功奏未報時廣西蠻賊滋蔓高雷廉三府尤苦之眾推宗吉往巡道路榛塞村落爲墟數百里無人煙攜轡四顧悲且憤喟然有削平禍亂之志至廉州內官監珠池者方繁民數十人徵賄筆擊幾死宗吉歎曰民幸不死于賊者又死

於此何忍也遂盡釋之凡黨內官者悉寘之法眾口稱
快至雷州報賊劫大體村遽檄都指揮石鼎出擊鼎懦
不敢宗吉素知海康縣知縣王麒忠勇可任卽命麒率
民壯偕往擊賊走之斬首數百級奪還人畜無算賊入
吳川縣分爲三其一由水道宗吉覩知復命麒舟兵追
破之其二聞風潰去相戒勿犯自是部內稍寧因條平
賊方略奏之上嘉歎陞本司副使降敕獎諭委總廣東
軍務宗吉益感激思報以滅賊爲已任惠州河源縣告
急卽兼程進兵敗之鋪前又敗之長峯徑口賊遁至清

遠縣守將都督僉事張通遇之戰北宗吉故進援賊見其旗幟呼曰毛家軍來矣遂奔潰凡斬首三百級奪還人畜數千踰月廣州新會縣告急宗吉提兵至火磴斬賊首數十級賊遁入陽江縣營于雲岫山仕峒我師夕至比明擊敗之賊棄營走山上師狃勝突入其營陣亂賊乘之刺殺前驅潘百戶右哨指揮閻華師遂潰宗吉勒馬持刀大呼曰劄住劄住潰已不可遏從騎勸宗吉退避宗吉叱曰爾去吾誓不與此賊皆生益奮而前揮刀斫賊不已力屈被害成化元年三月一日也是日晝

晦烈風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踰七日得尸貌猶若生
櫬還官吏士民弔哭祭奠相屬事聞贈通議大夫廣東
按察司按察使遣廷臣諭祭賜其家米四十斛布四十
匹錄其子科爲國子監生

論曰嗚呼兩廣之毒一何酷耶自昔任邊事者賊至僞
不聞聞亦不往往亦不戰戰亦不力甚者十餘賊驅子
女數百過城下亦莫肯以一矢相加遺人以告則詬筆
之賊去乃始耀兵入墟落殺掠齊民以爲功王師兩征
猶踵其故智權貴右之濫封溢賞不吝也朝奏捷夕告

急不詰也陷城棄師失律之將不戮也非譖之縱賊殘民耶亦無異乎毒之酷矣獨一宗言如兩廣何人孰不死而宗吉聲光將與日星照終古彼偷生倅富貴者竟何如哉竟何如哉

贈御史丁大容序

自古人臣之事君惟進諫最難實猶當雷霆之下嬰龍之逆鱗也然當治世而逢明主則亦有不難者今天子明聖凡人臣進諫者一皆聽納雖舜之舍己從人湯之從諫弗咈莫能尙已然禁近尙有權嬖竊柄者百司尙

有奸庸蠹政者四方尙有蠻夷寇賊後天討者至於水
旱一興民輒流殍禮義浸喪若防之壞此皆有言責者
所當蚤夜進諫而不可已也其猶有難之而不敢進進
之而不敢數且不敢盡者何耶古之諫者或願滿二十一
八宿之數或引裾叩閣或累十八九疏若是乎難也今
諫多一疏卽納奚有十八九者乎廷諍且鮮烏有引裾
叩閣者乎一或見沮再則必從且未嘗一致辭也又焉
有所謂二十七者乎信乎其不難矣夫天子旣聖明如
舜湯若是有言責者苟皆慕夔龍伊萊而數諫盡言世

其有不虞商者哉比有大臣被罪求脫因結權嬖以誣忠良監察御史丁君大容倡其察以諫疏入卽正大臣之罪使凡百皆若茲前所謂云云者亦何難去之有哉大容浙之新昌宦族厥考廬江司訓以學行名厥母石氏以節義著而大容風采端凝操履廉正出巡漕河休聞方著入典三法司事直聲彌彰茲以考最被敕進階文林郎贈父如其官階母妻封孺人於是寮采若鄺君文者需余文賀之夫命書寵頒節及存歿家庭增輝邱隴生耀孝子顯揚之心於是乎遂良足賀者然吾願大

容繼今以往益厲其志數諫盡言以糾正庶務激揚羣
職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利澤溢于方外名聲昭乎無窮
豈直輝家庭耀邱隴顯揚其親而已大容其無以吾言
爲迂

賀御史閔朝瑛被敕命序

監察御史閔君朝瑛吳興巨室竹深翁之令子也翁樸
厚清修不混流俗所居有竹數千竿門徑幽邃故自號
竹深蓋亦以竹自況也朝瑛性行如公而加以炳蔚之
文辭通明之材識用擢今職出巡河南大藩其爲政嚴

毅而不流於刻慎重而不墮於迂茂揚憲度不著民庸
自藩臬重臣百司庶職下逮閭閻火伍之間鮮有不歎
服者還朝無幾滿三載考書最被敕命進階文林郎封
翁如其官階贈其母孺人妻亦有孺人之封於是翁旣
老矣華髮頹顏戴冠纓而被文繡仰天諳之揄揚俯賓
筵之稱慶何其榮且樂也爲人子而能使其親若此顯
揚之至矣孝孰大焉餘皆不必誇之抑人臣之所以獲
于君者親教之也旣獲于君必思顯其親人子之所以
顯其親者君賜之也旣顯其親必思報其君此天理民

彝之至也今朝瑛顯其親矣何以報其君耶尙屬爾操
彌修厥職當諫必諫雖嬰逆鱗而無懼當糾必糾雖蹈
虎尾而不虞勦烈著于朝廷風聲揚于天下則祿位薦
增誥敕屢下君日益獲而親益日顯矣盍觀而翁所植
之竹乎剛勁挺立風雪凌之而不隕其節雨露澤之而
不矜其榮然風雪之節彌勁則雨露之榮滋盛也余言
淺矣請質之竹深

濱水長清圖詩解

濱水者婺之蘭溪別名也何謂蘭溪其土之產蓋多蘭

也曷爲名漱溪合二流涵眾石恆有微連清漪褰綺如縠紋也長清者何漱水也漱水發源峻潔而不流泥濁無停垢汙閱千秋綿億載恆湛然潔清如冰壺玉鑑之懸秋也奚爲圖而詩之中書舍人郭時頤頌壽其尊父仲宣公之壽也仲宣公何若天性直諒容止端嚴少敦孝友于家老溥惠仁於閭里可謂善人長者也奚而頌壽仲宣公今登老傳之壽其誕在良月五日時頤靡于官所弗克奉一蹄半觴以爲壽故遙致頌壽之意也頌壽於漱水長清何與古之善頌壽者曰如松如柏如岡

如陵如南山之不齷不崩皆取物之壽以儼人之壽也
水爲君子之所取亦多矣取其汎汎不溷盡似道取其
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取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
勇取其主量必平似法取其萬折必東似志獨無取其
壽者夫潢汙行潦朝滿夕除不可以言壽若瀲水之闊
千秋綿億載而湛然長流不竭者此與岡陵南山之壽
何異而不可取乎時願願仲宣公神氣之長爽若瀲水
之長清而壽不可量故託圖詩以寫其意也圖孰爲之
少保黃文簡公之孫蘊和序班也孰爲之詩若張世璉

以下十有四人皆時頤同官才士也合圖與詩而爲之解者誰四明鏡川子也

張秋賦

駕艅艎以南邁兮經齊魯之故疆何石隄之歸吾目兮
夢十里之垂楊顧僕夫以咨問兮曰兗郡之張秋曩河
決于此兮奔滄溟而橫流漫黍稷之芳疇兮奄千頃爲
一壑渺風濤其洶歛兮抃虬龍而舞蛟鰐民居湧析兮
舟楫沈淪嗟彼河伯兮一何不仁貪婪百川兮吸濟沇
而吞汴漕渠浸涸而將涇兮僅涓涓其如綫萬艘鱗集